

# 侵華侮華和抗日仇日思想之消滅與中日和平

顧政之

東亞永久和平除經濟外交軍事諸方面需要平等合理的基礎之外，在思想方面也需要有新的合理的建樹。

中日兩國是東亞的主體，所以這種新的合理的思想的建樹，又必須從中日兩國作起。

要建設作爲東亞永久和平紐帶的新的思想基礎，第一步必須要肅清過去中日兩國間相對的許多偏激思想，根本上澄清兩國人民間的感情衝突，第二步才能談到建樹怎樣的新的思想內容。以作爲東亞人民永久和平的意識基礎。

首先，我們可以明白地指出的是中日雙方都有許多偏激的思想，需要澈底改造。這種思想，是基於狹隘的種族和國家觀念出發的。基於這種觀念出發，在日本是侵華侮華思想的普遍存在。在中國則有抗日仇日思想的普遍發達，這兩種種族國家間的思想衝突，又是交互爲因果的，日本的侵華侮華，可以召致中國的抗日仇日，而中國的抗日仇日，又可以加深日本侵華侮華的思想，兩不相容和兩相疑忌的結果，使兩個種族間的敵愾和仇恨，日益深刻，中日間近來險惡局勢之形成和三年來以血肉相拼的慘戰之出現，不能不說是由上述思想之作祟。

中日間這種思想爲什麼偏激到這樣極端呢？

我們承認：民族間的偏見和民族間的矛盾衝突，在人類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生活，還沒有具備世界大同的條件時，是不能免的。但中日兩國間近年這種相對的偏激思想的特殊發達，却另有下列的原因：

(一)日本方面有野心的種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要利用這種思想并鼓勵這種思想以遂其侵略的野心。

(二)中國方面的惡劣勢力，也要利用盲目的抗日仇日情緒，乘中日的局勢之不安，以便其私圖。

(三)雙方的錯誤宣傳，推波助瀾，刺激起兩國人民的惡感與仇恨。

這種錯誤的偏窄觀念如果不根本加以消滅，便將成爲無窮盡的中日間糾紛之酵母，東亞永久的和平也便不能護致。而後此的危機更將不堪設想。

怎樣地能够肅清這類偏窄觀念而免除後此兩國間嚴重的危機呢？抽象地說：是要日本放棄侵華侮華的思想，中國放棄抗日仇日的思想，兩種思想必須相對地互使消失以至於完全放棄，而代之以睦隣和好守信尚義的東方王道精神，一變侵華侮華和抗日仇日之惡，而爲共同遵守和平合作互相尊重與互相友善之道。從而中日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東亞有永久和平的可能。

但兩國民族間這類偏窄思想，並不是純粹空談或少數人的倡導可以完全改變的，這類思想的起來，是以兩國民族經濟的政治的以至於軍事的各種實際衝突爲因素的，所以除端正兩國過去錯誤輿論的趨向之外，還須就消滅各種實際衝突的因素下手，途徑應該怎樣呢？

第一是實行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以能同有利於兩國民族爲惟一原則，凡僅益一方面有損對方之各種經濟部門的經濟合作，因其本質並不是合作而是一方對於另一方的榨取，都應該極力地避免或設法加以公平完善的解決。

第二是要兩國間有互尊互讓的政治關係的建立，使兩國間政治的本身，成爲解決兩國間一切糾紛的良善工具，如果不以互尊互讓的精神來運用政治，甚或要反其道而行進而干涉對方的政治，這樣，兩國間政治的本身即成爲衝突的東西，便不能當作解決兩國糾紛增進兩國友善的工具來看，牠的本身不但要失去這種技能而且要起着相反的作用了。

第三是兩國間的軍事必須時時採取慎重的行動，相互地以和平親睦的精神貫注其間。因爲任何種兩國間的矛盾衝突，以軍事的面相見爲最劇烈，小的軍事鬥爭和互殺往往引起兩國民族極大的交惡感情，以至於弄成一發不可收拾，軍事的作用在於保障民族國家的正當利益與生存權利，超越此點，便要與另一民族國家的正當利益與生存權利相衝突的，兵凶戰危，這是中日兩國必須慎重而將過去的態度加以根本的改變的。中日兩方如果將上述實際衝突的問題加以改造，日本的侵華侮華與中國抗日仇日的思想同時趨向衰落，中日與東亞的永久和平，便可奠基於此。

# 民主政治之本質

劉重道

極端的個人自由會變成無政府，歪曲了民主政治會變成暴民專制。中國國民黨所主張的民主政治其形式為民主集中，（這和一黨專政絕對不同，關於此點我們已屢次為文說明）例如對於某一法案，全國人民都可自由發表意見，都可堅持他自己的主張，運用創制或複決權以實現，他的主張，這便是民主，但這個主張經合法手續大家否決或可決了以後，這便不容再有異議，這便是集中。民主並不是團結，而且是惟有民主才可團結。

民主主義的先驅者民約論的盧騷，他首先顧及此點，所以他主張人民的總意，他說國家的主權不應在全國人民各個人的手裏而應當在人民之總體的手裏，全國人民各個人的意見不是民意，祇有人民全體的意思才是民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也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條，所謂全體便不是個人。盧騷的學說到了現在已經有許多可批評之點，但他說明於民主不是國民各個人的主權，這一點的真理不可磨滅。約法中採用「國民全體」四字也是這個意思。

總理在他的民權主義講演中屢次說明中國人自由太多以致被人目為一片散沙，所謂民主政治決不是各個人的自由而成一片散沙，這是應當分辨清楚的。他主張民主却反對暴民專制，這從他的講演中所引證美國人的主張和法國的歷史事實便可證明。他引證美國人哈美爾頓的言論說：「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了國家的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甚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哈氏所說性惡的理論固不足信，但人民極端自由會成為暴民專制到是真的。這有事實可證。「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作頭一次的試

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衆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話，大家便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俱見民權主義第四講）所幸法國這種情形為時不久，世界上還有行極端民主政治而亡國的，最顯著的例子是波蘭。在從前波蘭行極端的民主，議會中的代表每個人都有絕對的自由，任何議案，任何主張，若有其中一人起立說：「我反對」這個議案便不成立，這個主張便算失敗，換言之議會中倘非全體通過則任何議案不能議決，所以議會天天開會通過的議案很少，而且除非這種議案是對每個議員私人有利便不能通過。但國家的利益常和國民各個人的利益相衝突，在波蘭這種情形下，國家的利益祇有在國民各個人的私益下犧牲了！因此納稅徵兵一類的行政決不能舉辦，波蘭便如此的亡了國，這種制度直到被人瓜分以後還留着痕迹。這種誤解民主政治是如何的可怕。

誤解民主根本錯誤在以國民各個人的利益代替了國家的利益，這是久受專制壓迫下的國家易生的流弊。英國人在歷史上習於民主制度下，他們便容易以人民個人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們不習於運用民主政治，所以易於誤用，法人的誤用民主政治現在雖然不復存在，但是在他那極不安定的混合內閣，政黨太多而影響了國家政治的安定，仍有人民自由太多之嫌。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參眾兩院議員，各省省議員，演出許多無味的爭執，鬧出許多笑話，處處表現了他們不認識民主政治，以致誤用權利。近來各種合議制機關的迂迴都是不能澈底認識民主制度之咎。因為這些事實與民衆以壞的觀感，致因此而使民衆厭棄民主制度本身，此實為民主政治之罪人。總理說：「故予之民權主義乃第一決定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民主專制必不可行……」（自傳一革命之主義）總之民主政治不可誤用，而暴民專制的危險有甚於暴君，「因為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可以去監視防止，一般人若得無限制的民權，大家都去作惡，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民權主義四講）所以我們必須把民主政治。認識得清楚。

# 民族主義的本質與精神

曾芝生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近代的世界上有許多便是民族鬥爭和興亡存滅的歷史，隨着世界資本主義不均衡的發展，經濟關係的日益擴大和複雜，近代的民族問題，也跟着以最複雜的形態出現，就大體上說：有少數民族被虐於多數民族的問題，有工業階段上的民族侵略停止在農業階段上的民族問題，還有勢均力敵的民族因了利害鬥爭而有彼與此替的問題等等，這些民族問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是從歷史上單純的種族問題區別出來的地方。

中國因為工業落後，近代的國家沒有形成，不能拿國家這個工具來保障民族的地位，同時民族的力量也未能鞏固國家的組織，結果在外來人口的經濟的政治的以致於軍事直接侵略之下，中國的民族有着國亡種滅的極大威脅，因此中國民族問題，日益嚴重。

爲着要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挽救中國民族的危亡，便有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產生。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根據中國民族的內存要求和適應國際間的外部條件而產生的。牠有其獨具的本質和特性，這是牠所以從某種狹隘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區別出來的鴻溝。我們現在可以就下列的幾項來說明牠的本質和特性。

(一) 反侵略與自求解放、

中國的民族國家既然淪於半殖民地地位而又有正向着完全殖民地轉化的危險。所以民族的本質和特性便是反侵略——反任何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來侵略，以求自民族能從上述的縛束和危險中解放出來。

事實上中國以積弱的民族國家處於近代弱肉強食的國際險惡環境之下，時有亡國的可能。其所以能維持了存在，只是靠了列強在中國

的均勢，總理會指明這一事實說：

「世界上無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爲什麼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均勢的勢力，成了平均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中國有些癡心妄想的人以爲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妒忌的，列強在中國均勢的勢力總是不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抵抗，便不至於亡國。」（民族主義第五講）

列強的均勢會維持中國的存在，這是事實，過去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彼此均力敵，結果美國的遠東門戶開放政策一來，中國便從瓜分豆剖的局勢轉變到國際市場的地位，就政治經濟各方面來分析，這並不是中國民族國家的自力存在。而且表面上雖然還有一個存在，但本質上是不亡于一國而亡于多國不隸屬於一國而隸屬於多國的國際共管性質，但國際的經濟政治軍事形勢是變化的，列強間勢力的消長可以突破這一均勢局面的，均勢一破，中國便馬上要由亡于多國與隸屬於多國轉變到亡于一國了。這樣，在均勢之下的虛假存在也便消滅，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列強用外交的手段，彼此妥協，也可以使中國滅亡，總理指明「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開兵船，還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祇是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波蘭便亡，照

預備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所以無論就那一方面而言，中國是決不可依賴國際的均勢來圖存在，依賴國際均勢來存在的思想，只是望天打卦的虛想，總理指出這類癡心妄想實是一種不得了的亡國思想，他說：

『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這種癡心妄想是終不得了的。』

要望天打卦來靠自力挽救，有什麼方法呢？就是民族主義這個寶貝。用什麼方法來完成民族主義呢？

第一是要擴大家族宗族團體成爲國族團體，擴大愛家愛族宗族的思想爲愛國愛民族的思想，堅強民族國家的組織。

第二恢復固有社會道德和智能，使其能有新的進步的社會作用，以充實民族的精神。

第三是習取科學知識和技能，迎頭趕上歐美各國的科學文明，從物質建設以充實民族的力量。

這都是自力更生的實現民族主義的方法，能如此，中國便可獲得支持民族國家的積桿，便可以積極的消極的反抗任何外來的侵略，完成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總理學拳地重複地說：

『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團體之後，再由有關係的各姓，互相聯合起來，成許多極大的團體，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有了國族團體，還怕甚麼外患，還怕不能興邦嗎？』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代，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

『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

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至滅亡。』

這是民族主義一貫反侵略和自求解放的精神，也是中國民族外部內部的現實客觀環境和條件所決定的第一個本質。

(二)和平與民族間平等的合作、

反侵略與民族解放完成之後，是不是要進而爲侵略呢？決不是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決不走狹隘的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路子。牠以和平爲其決定的本質。一方面要以反侵略的政策，抵抗外來的侵略，取得強盛民族的平等待遇，另一方面於自民族既強之後，則對弱小民族加以提攜協助，以共得平等自由地位，所以中國民族主義的發達，可以經由和平王道的精神奠定民族間的平等互惠的合作，以共進世界大同之治，因此牠的積極作用，可以解決民族間一切的矛盾衝突。

中國民族主義所決定的這種本質，完全是由中國幾千年民族酷愛和平的天性的結晶，總理在結束民族主義的演講便確切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要走的這條正確道路，他說：

『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爲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够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担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

是給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先要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民族主義第六講）

這種博大的理論，指示出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一條康莊大道，因此反侵略而不進為侵略，絕棄狹隘的種族主義或軍國主義的根株。要求與強大民族有平等生存的權利，同時對弱小民族擔負提攜協助共謀解放的義務，以和平為基礎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本質。

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從反侵略以要求自民族的解放，這完全是一種正當的政策和天然的願望，既強之後，又與強盛的民族平等合作并協助弱小的民族共謀解放，這又完全是對公理的一種實踐和對真正世界主義實現的一種任務，中國的民族主義有這兩個本質，所以她的發展，對於任何民族的發展都不相妨，而在世界史的意義上，更有其偉大的貢獻。

## 大亞洲主義的解說

——一個日本人的見解——

流井十平著  
鶴清譯

恰好距今十五年前十一月二十八日，孫文往北京的途中，因船在神戶泊港的機會，在神戶高等女學校一番嘗試的演講。這回演講是以大亞洲主義為題目，孫文把亞洲靈魂在熱烈地吐露着。演講不久後，孫文跟着往北京，這樣地就在客中死去，因為意味着之故，所以也可說孫文的最後演講。

這次演講呢，是目指日本中國兩國國民把東亞新秩序建設起來，現在一度重又讀過，我想是有充份的價值的。

孫文在這次演講之中，說出兩個重大的考慮。一個是日本民族的興隆為全亞洲民族復興的先驅，再一個是亞洲民族的理想，不是為霸道文化的建設，而是為王道文化的建設，這兩個意思是成為孫文的大亞洲主義的基礎，把這種意思忘却，就說失去孫文的全思想也不是過言的。

不用說亞洲的文化，在遠遠地早已發達了，西歐是很久在亞洲之前領受過的，然而中歐和亞洲諸民族一路下去，為西歐諸國的武力所壓抑，永遠不得不甘於成爲那樣殖民地的地位。中國，印度，蘇丹，波斯等都是這樣的。

在這樣的亞洲民族屈辱裏，把復興的長鐘亂打起來，結果就是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了，那時候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日子。

在這種極東的地方，把烽火舉起來作爲信號，全亞洲的民族一齊走向騷起的勇氣運。但是可惜得很，它的後來復興的意思，未能充份說出來。那是怎樣呢？若就孫文所說，那在極東的國家，明確的因爲是說日本和中國沒有堅強地結合起來。唯有這兩國的緊密的提攜，也可以說是亞洲復興的前提條件。

然而一方面，所謂亞洲民族的復興，若如西歐諸國，壓抑其他民族，不是把這的壓抑作爲殖民地化爲目的，則毋寧提高各民族的文化，作爲各自獨立的民族，樹立成爲互助連環的體制。在這裏和主張霸道文化的西歐諸國和亞洲的王道文化的根本的差誤是不會的。孫文也常常主唱所謂「大同世界」和或是大同主義，作爲政治的理想，可是唯有這是亞洲的民族的理想，作爲道德的基礎，爲仁義的規範，可說是民族相互間的共榮狀態。許多的人如說把孫文的思想目爲從傍模倣歐美，那是皮相的見解。那裏根本是流行東洋的王道主義，也是在於民族相互間，基於道義作爲理想的大同世界。

孫文的民族主義，若忘却這大亞洲主義爲根本，則會陷於非常的危險，蔣介石和重慶政府的一黨，就是陷入於這一途。孫文主唱撤廢不平等條約，主張亞洲的復興，是不能忘却基於東洋的正道思想。

筆者決不是替孫文作辯護，但若把孫文思想作公正解釋，則對於東亞新秩序的見解也相信自然會長起來。在這點上，日本中國兩國國民，特別地在中國民族，把孫文的「大亞洲主義」也要再行檢討吧！

## 論反共

朱丹

據中華日報香港十一月十日專電云：蔣召集在渝元老，如林森，戴季陶，于右任，李石曾等。在私邸作通宵會議，集議「剿共」和「綱要」，席間，林于等痛除共黨跋扈，假名抗戰，以及禍國殃民之種種悲惡，一時竟至老淚橫流，圍座動容，于是即席對於「剿共」和「綱要」兩大綱要，議定具體辦法，將付六中全會討論云云。

的確，中國共產黨十餘年來，儘幹些禍國殃民的勾當，此次居然假借抗日名義竊取政權，一面迷惑國民黨，一面欺騙民衆，因此頗有一般人相信共產已放棄了自己的主義，信奉了國民黨，然而事實上，共產主義根本是不能與三民主義互相合作的，現在所謂國共合作，不過是共黨一方面所提出的騙人口號而已。

共黨的作爲第三國的傀儡，共黨出賣祖國，出賣民族，我們當然是要反對的，我們要建設獨立自主的國家。可是即使理論方面，共產主義依然有其矛盾與錯誤，我們要排斥共產主義，首先來從理論上加以正確的糾正，方可使其不能藉此煽惑民意，動搖人心。

第一，我們要來看看共黨主義的唯物史觀是否正確。共黨主義者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以經濟去解釋歷史，認爲歷史上一切都是由于經濟決定的任何時代，任何階級的意識形態 (Ideology) 都是受着經濟條件的支配的，可是這當然是一種錯誤。記得孫中山先生說過：

「……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名叫威廉姆的，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生存爲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道與吾黨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爲社會的重

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看了這一段話，我們很可以明白了，雖然民生問題是可以同物質合起來談的，然而我們却應明白，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分不開的，民族主義不能單獨，他是同民族民權是有着連繫，民族民的權問題，那不是與物質無關了麼？如果說：要復興民族，就排除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就算够了的麼？不是，同時還應該排除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與政治侵略的，同樣的，我們看了豐富物質之外，還得有良好的道德與文化。

德國有名的經濟學家潘斯坦因 (Bernstein) 對於共產主義的唯物史觀，也會加以強有力的批判。他說：

「以歷史的事實而論，社會以外，那地方的民族特性，政治的宗教事實，都在歷史的演進上有極大影響。唯物史觀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人的歷史是人造的，人都有頭腦，頭腦的狀態，不是一件機器的東西，專看經濟的境區而變遷的，唯物史觀一派的理想，總勉強假定一切事故，志向行爲，都是物質的生產影子，然而就事實看來，人對於經濟發展的支配能力，却是在那裏增長，經濟的束縛力，却一天減如一天，無論個人或是民族，文明程度高了，便可把排意的經濟漸漸脫落」。

看了這一段話，更可以使我们知道得清楚了，馬克思的經濟定命式的唯物史觀是何等錯誤，人類生活，除了物質外，精神是何等重要，人生雖不能沒有物質，而精神更爲重要。有時精神生活是超過了物質生活的，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完全是以一己的時代環境的現象爲骨格，只觀察了人類生活的一方面的極端的話，毋誤他的學說，在

目前各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都不能贊成他的主張了。

其次我們要說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所謂剩餘價值是認為資本家的生產是由于商品交換後，生出剩餘的價值來而商品價值，以勞力為主，這剩餘價值就是工人勞力的結果，所以主張工人應該推翻資本家而取得勞力所生出來的全部價值。這一個說案自然我們不能說完全錯誤，在剩餘價值裏面自然有勞力存在的，可是他是忽略了其他的生產工具了。生產並不完全是勞力的結果，關於這一點，中山先生有非常澈底的批駁，他說：

「……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于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講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棉花種子，和怎樣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未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田地，及下棉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去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後，再運到各市場去賣，自然要歸功到那些運輸的輪船火車。要研究輪船火車何以能夠運動，首先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甚麼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織成之後，社會上除工人外，假使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與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的盈餘價值，究竟屬於誰呢？試問紗廠布廠的工人，怎樣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呢？不徒是紗布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種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由是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

這一段話，說得明白，清清楚楚，再也不必勞費博引來解釋剩餘價值的如何錯誤了，中國共產黨不明瞭中國國情，中國沒有大富大貴，只有小貴大貧，並沒有真正的資本家，可是中國共產黨却一味搬弄，儘量的向無知的工人宣傳共產主義，過去種種的勞資衝突，罷工風潮等，大都是他們的操縱煽動，可憐的脆弱不堪的中國工業，如何談得到什麼勞工政府呢？

最後我們要說到階級鬥爭了。共產主義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更認為整個歷史就是各階級鬥爭的歷史，殊不知社會進化的原因，乃在於人類為着要不斷地求生存，並且要繼續不斷地改善生活，所以社會才有進化，同時所謂階級鬥爭，實在是不合理論的判斷，強把人類分為階級，綜合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是無產階級應該由鬥爭以取得政權去實行經濟革命，事實上則我們顯然可以看到，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勢必又要和另一階級發生鬥爭的，這真所謂倒因為果，中山先生妙趣橫生的說馬克斯用功幾十年，我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

共產黨在理論方面既有如此的錯誤，可是在組織方面，完全是一個國際的組織，目前就是所謂第三國際，名為國際，事實上却是蘇俄的私產。是蘇俄赤化世界的御用工具。

說起第三國際，是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的，第一次的大會便在莫斯科舉行的，發表了一篇共產黨宣言，最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必須武裝起來，解除資本階級的武裝，組織工農蘇維埃政府，創立紅軍，然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第三國際的任務，就是指導各國的共產黨奪取政權來實現社會主義。

一九二〇年又在蘇俄的彼得格勒開第二次大會，通過了二十條入黨條件，現在擇其重要的摘錄幾條在下面：

(一)一切宣傳與煽惑必須以共產主義以及第三國際的政綱與議決案為基礎。

(六)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對於社會愛國主義與社會和平主義均須一律反對，且同時必須向勞工階級說明，無產階級為阻止帝國主義戰爭計，必須革命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否則現時一切維持世界和平之機關如國際仲裁法庭，裁減軍備條約以及國際聯盟，皆不足以消滅戰爭。

(十四)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盡力援助蘇俄，增加後者與反革命爭鬥的勢力，蘇俄之敵人，有運軍隊或軍火以援助反革命勢力者，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盡力宣傳以阻止之。

(十六) 凡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對於第三國際的一切議決案，均須切實奉行。

我們看了上面的幾條，已經很够了。各國的共產黨無異是蘇俄的傀儡，自然，中國的共產黨，也就不能例外，而且為了種種的關係，其為蘇俄的鷹犬情形，更有甚於他國。

就事論事，這次中日事變的成因，中國共產黨是不能辭其咎的，中國共產黨惟恐中國不亂，正像蘇俄惟恐世界不亂一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細細的分析起來，誰都看得出不是為中國，而是為蘇俄，我們更聽到過中國共產黨喪心病狂的一句口號。「與其亡於日本，不如亡於蘇俄」。這就毋怪乎有人把「最後勝利屬於我」的「我」字，加了一個人字旁而變成「俄」字，可說是良有以也。

中國共產黨的罪惡，實在也是不勝枚舉，無用在這裏再事囁嚅了。總之，反共是中國必要的政策，第一，我們認為共產黨的理論是社會問題的病症，有害無益的。第二，中國共產黨不能獨立自主，受第三國際的支配，徒成蘇俄的傀儡而已，第三，我們就過去中國共產黨的行動看來，徒使中國紛亂，而且我們更指出，此次中國共產黨的所以堅持抗戰到底，是別有作用，別具心裁，說得清楚一點，是想藉此機會竊取政權，漸漸的得寸進尺，以完成他們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最終目的。自然，現在的所謂國共合作，顯然是共產黨所利用的「號

正像北伐時的國共合作一樣，是在實行一種有計劃有目的的行動而已。

十一：廿七

### 日美貿易關係

日美兩國相互貿易業已減退，此種情事，如果廢續不已，則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即日美兩國商約滿期之日，另訂新約與否，自美國方面視之，無復多大關係，據商務部所發表之統計數字，本月上半年美國運往日本貨物，共值一一一，〇三七，〇〇〇美元，以視上年同一時期之一二五，一一五，〇〇〇美元，計減少一四，〇七八，〇〇〇美元，以視一九三七年同一時期之一六五，六四一，〇〇〇美元，則減少五四，六〇四，〇〇〇美元，同時日本運至美國貨物，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共值五八，五三二，〇〇〇美元，迄至本年上半年，即已增至六一，四八七，〇〇〇美元，考其原因，由於生絲價格升漲所致，其輸入之數，則較前此為少，若以美國輸往日本貨物之種類而論，僅鋼銅兩項，較前增加，其餘如生鐵，鋼塊，鐵絲與他種金屬品以及棉花，均見減少，尤以棉花為最甚，竟減少百分之二十五，抑自國務院前於去歲七月初間向各飛機廠提出非正式勸告之後，美國飛機之運往日本者，幾已絕跡，即以煤油而論，未經提煉之油，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運往日本者，共有一三，六九一，〇〇〇桶，迄至本年同一時期，即已減至七，八四四，〇〇〇桶，此事極可注意，據商務部所見此乃由美國出口商要求現款，日方難以應命，有以使然交易但煉剩之油，由日本購進者，已自一，三三七，〇〇〇桶，提高至二，三五一，〇〇〇桶，殆係用以代替未經提煉之油，又日本所購進之汽油，雖已減少至五〇，〇〇〇桶，但關東方面所購進者，則自一九四五，〇〇〇桶，提高至三一七，〇〇〇桶，足見日本已在亞洲大陸積貯汽油。另一方面，美國對華輸出，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共值二一，八四九，〇〇〇美元，迄至本年上半年，反提高至二五，七五五，〇〇〇美元，此與美國對日輸出，適成一反比例云。



# 總理的和平精神

李光黃

這是對於和平運動很熱望的一個青年的來稿，我把牠發表在這裏，可以窺見一班青年對於和平運動的傾向。——編者

總理畢生領導國民革命的偉業，隨時隨地都以革命事業為志願，從來沒有過片刻的休息和妥協，直到臨終之前，還是鼓動那最後的一點微弱氣息，斷斷續續地呼喊着：「和平：奮鬥：救中國：」，這種不朽的精神，自足為古今中外所有革命家的典型。并且這件事，汪精衛先生已曾為文尋繹過她的意義，以為要從和平奮鬥中去救中國，中國才能得救。汪先生是總理生平所親信的一個人，而汪先生對於總理的忠實誠懇，更是為人所周知的事實，那末由於汪先生所尋繹出來的解釋，雖不敢說就是總理的原意，可是相去總也不遠。同時我們覺得汪先生這一次的冒險出來求和平，多少也是承繼了總理和平精神的作為。若問總理的和平精神是怎樣的呢？我認為祇有一個最大的特質，就是在和平之中寓有奮鬥，在奮鬥之中又寓和平，二者相互為用，相互為助。不像普通的一般和平論者因深怕多事而高唱和平。換句話說，要他講可以，要他幹便不成，要他冒險，就更加不成功，這種人們祇能說他是希望和平者，期待和平者，當然談不上提倡和平。真正的提倡和平，就應該拿出奮鬥的精神，革命的情緒，如同總理和汪先生一樣，不避危險，不怕事端，而且還要故意向阻礙和平的事物進攻，所以總理在他的軍人精神教育中有得說：「整個革命的原則，三民主義的一貫精神，是在『打破不平等』。民族主義是要打破種族上的不平等，民權主義是要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民生主義就是打破社會上的不平等。并且從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來講，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因為它能促進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換句話說三民主義也就是平等主義，其構成也多少根基於總理的和平精神，對於平等主張進取，（并非期待）而於進取的手段中，我們祇要看：民族主義中的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從自己的解放到全世界人類的一律平等。民權主義中的權能區分，由軍政訓政而憲政的過程。以及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充裕國計民生等等辦法程序，就可以知道都是充滿了和平氣象，絕不像其他革命手段的暴

烈，就如共產黨徒的所作所為。

以上所說，還是總理的和平精神在其思想上的結晶，創造了三民主義這個革命的寶典。其次我們再看總理和平精神的普遍流露，我們最常見總理的題字有兩種：一種是「博愛」，另一種是「天下為公」，這六個字都是滿含着和平的意味。同時和總理有過接觸的人，誰都感到他的藹然可親，因為他待人忠恕誠懇，雖是頑石般的人，也容易被他感化，關於這一點的例證自然很多，凡是會細心研究過總理生平的人，差不多皆是耳熟能道，所以我也不再舉述了。

如今總理逝世已是一十四年，環顧國內情形，非但殊少進展，并且每況愈下，而這次解古未有的大劫，更是催醒大眾的警號，許多人都從戰爭的迷夢中感到和平的迫切，自然有許多人都把汪先生的提倡和平運動，也給看成是這一類普通獻戰求和心理的表現，其實汪先生的發動和平建國偉業并不如此簡單，決不是純粹出於獻戰戰爭，至少我敢說汪先生在戰前自有其深刻的認識，這認識就是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有其一貫的思想，主張中日之間原本有和平的必要。（詳見汪先生關於中日問題之所有切實言論。）換句話說，中日之間即使沒有這次戰事的存在，也該早早尋求兩國間的和平關係，不要鬧着失和而又不平的事件，如今有了最不幸的戰爭，自然更其需要和平，致於怎樣才能和平呢？那祇有師法總理大無畏的精神，為了和平，為了中國，而積極奮鬥。從而再發動為全民的運動，使中日的交戰先從國民間的親善合作加以緩和，消除雙方歧視的心理與誤會，祇要事實上的表現能到這一步，那末中日健兒在火綫上的中止敵對行為，而抱頭哭笑的想像必定也會順利地表現出來，這一番和平氣象，豈不正是你我所朝夕期求的麼？為此我們根源於總理的和平精神，對於當前的這個和平運動，都該從速努力推進，不要再遲疑了！

廿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寫於杭州。

# 芬蘭的被侵

白瑞光

戰後的新興國家到了一九三六年遭遇了厄運，捷克波蘭相繼滅亡，芬蘭的滅亡指日可待，南斯拉夫則有延殘喘斷睡於意大利臥榻之側，其危險情形也不亞於前述諸國。原來這些國家建立之初便有些不自然狀態，如捷克之強拉人許多數民族，但歐洲許多的國家內均有所謂少數民族，而歐洲人口稠密，婚嫁複雜，混血統人最多，少數民族問題根本不能依照地理上的自然疆界來區劃，所以少數民族問題由其前身之威爾遜民族自決已變成割裂別人國家的口實了。波蘭的走廊把整個德意志國土分成不相連接的兩部，這當然也是不自然不合理的狀態，不過這祇能作解決走廊問題的張本，却不能作為滅亡波蘭古國的理由。退十步講捷波之被侵，雖係強詞奪理，究竟還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口實，侵略芬蘭的口實在那裏，這個祇有天知道了！

前幾天蘇聯致芬蘭的通牒主要是在要求芬軍自芬蘭西北沿邊撤退二十五公里，依照克里姆林宮人士之解釋是蘇聯政府在近來之交涉中促芬蘭注意者在乞芬軍運進駐於蘇芬邊境附近列齊格勒一帶之危險。據哈瓦斯社二十八日莫斯科電稱，蘇聯宣布廢止蘇芬互不侵犯條約的理由是：

「芬蘭國政府立意違反芬蘇兩國互不侵犯條約，自是厥後，蘇聯政府不得不認爲業已解除此項條約之約束。以本月二十六日雙方邊界糾紛而論，芬國軍隊確曾出以侵略舉動，而該國政府竟予以否認，換其用意無非欲淆惑輿論。又芬國政府拒不將該國軍隊自蘇聯邊界撤退二十五公里，反而要求蘇聯軍隊自芬國邊界撤退，其意欲廣置蘇聯列齊格勒於芬國陸軍威脅之下，可於此獲一明證，目下芬國軍隊主力部隊駐紮列齊格勒附近，實已構成迫切的威脅。」

這樣說蘇聯的列齊格勒受芬蘭迫切的威脅，芬軍對於蘇聯有侵略的舉動，除了能證明芬蘭之行動受另外的強國所唆使外，誰信芬蘭能侵略蘇聯呢？綿羊也許會吃猛虎，在地球的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事實。在芬蘭京城方面已指出克里姆宮要求之真意在廢去防禦 Viipuri 重鎮之炮壘。另外有人觀察說：克里姆宮正想像芬蘭在某種情形下可用作英法攻擊蘇聯之根據地。根據這種想像，蘇聯爲了獲得戰略上的據點。最重要的動機，要像在波羅的海一樣建一出海口於芬蘭。但芬蘭在 Varanger Fjord 一帶海岸綫極短，英法兩國運兵或運軍火的船艦不能直達，因爲此地深入北極圈內祇有很短的夏季可以通航，芬蘭的出海口仍然是無用。假設蘇聯這種假想是對了的話，還須更侵略北歐之瑞典挪威，否則如瑞典挪威加入英法方面反俄，則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經過波羅的海，在芬蘭南部登陸，從陸地即可攻取列齊格勒何用海口。實則這種想像似乎神經過敏。總之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若說理由這應該說這像蘇聯進攻波蘭一樣是在扶助芬蘭這個弱小民族（？）這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步驟（？）蘇聯扶助波蘭，並恐怕德國單獨侵吞波蘭全部，以致波蘭這弱小民族無法存在，但在芬蘭呢應當如何解釋？難道也有別國要獨吞芬蘭嗎？我們再看二十九日莫洛托夫的廣播講演，他說：（塔斯社十一月卅日莫斯科電）

「……芬蘭現政府對各國所採仇視政策，使吾人不得不採取直接步驟以保障吾國境之安全。」

此演說中仍以爲芬蘭威脅列齊格勒爲主，指責芬蘭軍閥種種仇視蘇聯的挑釁行爲。原來蘇聯這國家也把仇視當作理由，仇視爲原因抑爲結果，世人共見，誰爲挑釁，誰係「不得不」亦人所共知。這種外交辭令之爛調已爲世人聽慣，何用曉曉。以後他聲明蘇聯的立場說蘇

聯一貫認芬蘭為獨立自主國家，並今後仍願幫助該國保障其自由獨立的發展。這倒現在都不用辯論，但看事實上的證明。對於波蘭不也有類似的聲明嗎？波蘭則的確確亡了國。

大家都不相信蘇聯會成爲帝國主義的侵略，蘇俄會企圖在恢復戰前帝俄時代之領土，但事實勝於雄辯，瓜分了波蘭猶以爲未足，再來進攻芬蘭，這還有何話可說。捷克之滅亡，是在表裏如一的德意志手裏，波蘭的滅亡或者可以解作德國勢力發展所促成，但芬蘭之被侵略却是扶助弱小民族之蘇聯的單獨行動啊！

其實蘇聯侵略芬蘭早已被人看出，他不過是德蘇協定之第二個成果。德蘇協定祇是對蘇俄有利，瓜分了波蘭，攻下了芬蘭，波蘭不用說了，在芬蘭祇少可以獲得她那銅礦鐵礦，船舶，木材，牛油，等等物質，強悍的芬蘭人可以編成紅軍，在地理上芬蘭可以作爲軍事重要據點。而德國雖得了小半個波蘭，還沒有吞下肚，英法的經濟封鎖，已足使德國人的荷包發生恐慌，德人正在出生入死的和英法拚命，後面給別人搶了便宜。在以前德蘇離結合，其間仍不免稍稍互相猜疑。蛛絲馬跡略可尋味，如在波蘭境內，德蘇勢力交界處各築防禦工事便是一端。但因爲英法對德加緊經濟封鎖和海戰使蘇聯放了心。在蘇德互助協定侵略波蘭以後，英法之恨蘇聯出賣她們，有甚於懷恨德國，但她們仍不敢大聲疾呼的直接間對付蘇聯的仍想和蘇聯拉攏拆散德蘇，這實是夢想。這種企圖要不用人工聽其自然發展，到有可能。反之，英法對德加緊作戰逼足促進，德蘇之結合。現在德國看來，自己首當其衝作爲惡，而替蘇聯獲了大利，心中不免嫉恨，但看英法對他加緊攻擊，也便不得不敷衍蘇俄。蘇俄看出英法對德加緊攻擊，又希冀蘇聯不憤援助德，便乘隙侵入芬蘭。

芬蘭之訴諸國聯，不過是望梅止渴。其實有甚於望梅止渴，那就是說根本沒有存在，現在連形式都不能維持的國聯，實在連給芬蘭以精神上的安慰也沒有多少了。這實甚於望梅止渴，實是畫餅充飢。

其實蘇聯的侵芬，全世界任何一國，都沒有同情於蘇聯的。德國的猜疑已如前述，英法的憤慨更不用提，北歐小國的震恐，和全世界人類之同情都在同情芬蘭。但這些對於芬蘭有什麼利益呢？其實在難說了。

英法在加緊對德海戰和經濟戰，實在無暇兼顧，其次最感動的兩國是美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國家如何？我們很可以看出美國仍在傳統一貫的老調，先提出調停辦法，同時在輿論上大肆攻擊蘇聯。調停被拒絕了，輿論上之攻擊更無須防衛。據合衆社華盛頓一日電載芬蘭被侵略消息傳到美國後，美國各報一致反蘇，但政府並未考慮對蘇絕交問題。路透社華盛頓一日電則稱：「羅斯福總統今日接見新聞記者時正式宣稱：蘇聯之侵犯芬蘭美國深爲震動，此舉已使人類自治之權利陷於危境，此種以武力爲國際爭執仲裁之新手段，各民族應一致予以斥責。」此爲政府中人的表示，一般輿論則更爲憤激，如前總統胡佛說：「芬蘭國之被侵略，即是成吉思汗時代之陳腐觀念與大屠殺重見於此日，文明業已降至最低水準，共產黨進攻芬蘭國之日，亦即全世界有智識有德行之男女悲慘之日」。但這些言論都救不了芬蘭的危亡。而美國最大可能的行動表現，不過是與日本接近以破壞日蘇之結合，用以削弱蘇聯之勢力。其次芬蘭延期償還美債也是一種幫助，而蘇聯與芬毗鄰接壤，其攻擊有朝發夕至之利，於此美國對芬軍火之接濟亦恐緩不濟急。這些方法怎能救芬蘭出危險呢？至於意大利呢。羅馬於四日便有同情芬蘭反對蘇聯之學生示威運動，這可表示意大利之意向。原來意大利對蘇聯勢力之擴大至爲嫉妬，蘇聯如果把北歐降服以後自然便轉向東南，以巴爾幹上霸主自居之意大利自然不能忽視此點。蘇聯欲南征必先安定北面其意義已明白表示出來，據哈瓦斯社丹麥京城三十日電載：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對史塔林說：「東南歐方面即將發生重大事變，屆時蘇聯當以全力注視黑海局勢，自須及早解決芬蘭問題」這樣意大利怎不震驚呢，可是這種對意大利利益的威脅祇是二種將來的準備，意大利也不能爲了芬蘭而對蘇俄強硬干涉。芬蘭便和其他許多弱小國家一樣，在均勢下不能自力生存時，同情者雖多，沒有一個肯拔刀相助，這樣芬蘭將淪爲蘇聯的附庸。前途有無轉機仍須看芬蘭人自己的奮鬥。

# 美國對於參戰問題之輿論

鶴見祐輔著  
孫銳初譯

(一)

美國之國際地位，在第二次歐戰爆發的同時，更增加其重要性。美國是否站在英法方面而參戰，對於觀察戰局因有密切之關係，世界各國對之頗為關心而重視。何況此不但影響於歐洲戰局，並波及太平洋上之日本，故日本對於美國對歐政策之動向，亦感有須時和以注意之必要。尤其是日美關係最近頗為緊張之際，對於美國之輿論及以此輿論為基而起之政府行動，頗值吾人細加檢討。

美國之對歐政策，最先由於中立法之修正在議會中討論而起。去年七月之議會中，下院雖曾以修正案稱爲利新案之形式加以通過，但當送至上院後，七月十二日之外交委員會中曾因十二對十一之差，結果決定將此案延期至明年一月之本會議中再行討論。此即羅斯福總統政治上挫折，引起全世界之聽視。

及至九月一日，歐洲戰爭勃發，羅斯福總統即行召開臨時議會，將中立法修正案再加以討論，此次却毫無困難地通過中上下院，因此羅斯福氏之政治生命又呈光輝，復引起全世界之注目，乃有羅氏繼任第三期大總統希望之傳說。

如此簡單之事實所給予吾人的教訓就是：美國的輿論是如何地在急轉轉變和中立法在美國政界持有如何的重要地位。因爲中立法在美國有其永遠重要的歷史之故。美國爲了中立法曾經作戰二次與一度危險的衝突。例如一八二二年之英美戰爭其原因之一，即因英國曾侵害美國中立之權利致美國人民中激起憤怒，一九一四——一五年之中，美國曾因英國侵犯美國船隻之中立性提出猛烈之抗議，終於在德國擊沉乘有美國旅客之英船時對德開戰。

美國對於中立國之權利有主張極廣汎的海洋自由之原則，這就是英美間不絕爭論之原因。第一次歐洲大戰終了後，英國之論說家曾至

美國不時努力使美國緩和其主張，因爲美國若對海洋自由之原則主張過於激烈，掌握世界海權之英國則頗感不便。當時如約弗遜總統亦認爲在美國國內有如此之中立國權利之主張爲不對，乃主張美國在他國間發生戰爭時，與外國之一切貿易得自行禁止。此兩說折衷後乃有一九三五年之中立法，將此法再加以修正，規定美國中立國之權利得自行限制，乃是此次之立法。

根據羅斯福氏之意見，認爲由於此次之修正美國可減少轉入歐洲戰爭之危險；然而反對氏之意見之孤立主義者之議論則認爲由於此次之修正，美國參戰之危險性更見增加；但雙方則皆以不參加戰爭爲目的而爭論。

予則認爲孤立主義者之所論較爲正確，因爲由於此次之修正，總統必定禁止美國人民乘坐交戰國船舶旅行，並禁止美國船舶出入於交戰地域（及大總統所指定地點）。其目的乃欲避免羅西塔尼亞號同類事件之發生，然而一方面却根據此次修正法，對於交戰國凡自以現金且用本國船舶由美國港運送商品之國家，得售以武器彈藥及戰爭用具。這對於持有海上權之英法則頗有利，因此勢必激起德國之反感而採取報復手段。故吾人認爲美國有被轉入戰爭危險之孤立主義者之所論頗爲合理。

然而大總統所持有把握者，即因此案之修正可援助英法。因爲對英法在物質供給之程度上加以援助，是美國大多數國民之意見，因羅氏已有以觀測，乃將中立法加以如此的修改，向英法作第一步的援助。此處成爲問題者，即將來美國是否更進而第二步第三步，如前次歐洲戰時一樣，向歐洲輸送海陸空軍而援助英法？

(二)

關於此點，美國輿論究竟如何地在變動，實有一加檢討之必要。

美國素被稱為與之國，亦被人認為偏論能使政府的政策有比較正確表現的國家。美國之偏論能決定選舉時政黨之成敗固不待言，即無選舉之時。偏論之向背往往影響於政治家，指導政府及會議之行動。不單是行政當局和立法當局，即司法當局亦被左右，所以無論在實業家或勞動者或中產階級，輿論對於彼輩生活亦有直接的影響。故在美國，若不注意輿論之動向，非但政治即事業亦不可能。

因有此重要，在美國輿論之調查，因之而流行。此種調查有係雜誌社舉辦者，有在新聞上者。最近有所謂美國輿論調查協會之私設協會，大規模地且不斷地實行此事，將其結果售與全國新聞發表，此係格拉博博士所創，頗引起美國朝野之注意。

此美國輿論調查協會，分全美為六十區域，各區設置通信員，在此官轄區域內，精密調製本部質問書所應發送者之人名簿。將關於廣汎問題之質問書印成數百萬份，由此輩通信員負責分發，然後將答案加以蒐集分類，算成百分比一齊在全國新聞發表。

例如中日戰爭發生後之一九三七年九月，該會曾發出「君對於此次之中日戰爭，究竟同情中日何方」之質問書，此通信係在十月發表，當時

同情中國者

五九%

同情日本者

一%

雙方皆不同情者

四〇%

此外對於美國參戰之問題，若一窺美國之輿論係向何方變動，頗有許多興趣之事實為吾人發現。

去年五月間，上述之輿論調查協會，發出「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歐洲戰爭時，出動美國之陸海軍，這件事認為是對的呢？抑是錯誤」之質問時，當時之回答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認為「錯誤」。

然而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國有力之雜誌 The Fortune 向全國發出一「希特勒慕沙里尼再行奪取他國之領土時，民主主義國家」

包含美國——應否不辭任何犧牲採取斷然之態度」之質問時，據其所發表之答復：贊成參戰論者竟達五六、三%之多。知自慕尼黑會議以後，美國之空氣已可看出是主張武力參戰。

但在今年四月二十四日發行之 The Life 雜誌中，曾發表頗感興趣之調查。此係該雜誌所選之美國權威評論家十二名關於徵詢可否參戰之答復。

此處須加以說明的是美國評論家之地位。此輩評論家，並非僅對一種新聞投寄評論，而是全國數百種新聞同時加以揭載。讀者有多至八百五十萬者，故其影響頗大。

在此評論家十二人中，四人是參戰論，八人反對參戰論。

新聞數

讀者數

名	新聞數	讀者數
唐洛希，托摩松（西克萊）	一九六	七、五五五、〇〇〇
羅伊士夫人	一八四	七、一四七、〇〇〇
華塔、利波孟	六八	四、四三八、〇〇〇
羅斯福總統夫人	四六	二、八八一、〇〇〇
馬克、沙利浮	四六	二、八八一、〇〇〇
反對參戰者		
華特，哇溪羅	一五〇	八、五七九、〇〇〇
正開，康達	八三	七、一八七、〇〇〇
烏絲托婆羅克，丕哥拉	一一七	六、一八六、〇〇〇
特德唐，郎萊絲	一三〇	五、八三九、〇〇〇
黑阿，約翰拉（前 N R A 長官）	七六	五、三二三、〇〇〇
球，佛郎克林	三〇	三、一四〇、〇〇〇
萊孟唐，克拉巴	五六	三、八八一、〇〇〇
黑唐、波蘭	四一	二、九二四、〇〇〇

此種之答復中，皆盡明理由，例如唐洛希、托摩松以激烈之口吻云：今次所起之大戰，是世界人文史之轉捩期，猶如羅馬帝國之崩潰時一樣，是奮力掃除一切文化之大戰，故美國有加入英法參戰對野蠻防衛文明之必要。反之如蘇特。哇溪羅則如此諷刺道：「若必須再建造一次無名戰士之墓，為何不設法使他們勿為無名之師而死？」

(三)

但自歐洲戰爭勃發以後，美國之輿論界又起了激烈之變化，九月二十日發行之 The Fortune 雜誌曾發表如次之調查：

希望何方勝利？

英法波側

德國側

認為何方勝利

英法波側

德國側

八三、一%

一%

六四、八%

八、三%

關於「是則美國應採取如何態度」之質問，設定下列七個推想要求答復，其結果如次：

即刻參戰（陸軍派遣）

二、三%

即刻參戰（偵海空軍派遣）

一、〇%

英法有敗色時參戰，此時僅輸送

食料及原料

一三、五%

不參戰僅輸送食料及原料品

一九、九%

不對無論何方負担，僅現金及本

國船舶輸送主義

二九、三%

雙方皆不幫助亦不輸送原料食品

一四、七%

援助德國

〇、一%

由此可知主張武力參戰，不過僅一、八%而已。

若根據同時期之美國輿論調查協會所發表者，與上述之數字雖稍

有不同，而反對武力參戰則仍占多數。此協會之調查，係根據民主黨共和黨之派別而分，所以關於外交，兩黨派之間則可認為無甚異差。換言之，歐洲參戰問題，是成為超黨派問題。

應否出動陸海軍

民主黨 一八% 共和黨 一三%

英法若有敗色時應否出動

民主黨 四四% 共和黨 四二%

應否以美國船舶輸送物資

民主黨 一五% 共和黨 一七%

此處更有一興趣之調查，係美國某著名新聞向同業者美國有力之新聞全體發出質問，共有一百二十種新聞給以回復，其答案如次：

應否修改中立法

應 八八% 否 一一% 應 二、五〇% 否 四、一四%

（即新聞數四對一之比贊成修改）

應否參戰

全部反對

支持羅斯福之外交政策否

支持 七七% 不或批判 一七%

（即新聞社四五對一之比支持羅斯福外交政策）

上述之數字，對於對於新聞社之黨派並無關係，此處即是看出美國外交有超黨派存在。

(四)

開戰以後，美國輿論調查協會，曾作如次之調查：（九月二十九日發表）

德國勝利時，對美戰爭早晚是否發生

能發生 六三% 不致發生 三七%

在此調查發表前七月即本年二月，該會亦曾發出同樣之質問，當時之答復認為對美能發生戰爭者占六二%，歐戰開始以後此變化僅一%由此可見，美國國民意識普遍之一斑。

然則對於「德國為何向美開戰？其理由何在？」問題之答復，大抵謂「因希特勒有制霸世界之野心」。少數人則認為「德國唯延美國之巨富」。

當希特勒在本年一月三十日發表對美無戰爭意旨之演說後，該協會即問：「相信希特勒之演說否？」回答不信任者以九二%。此處足親今日之美國國民對希氏之感情如何。

更有惹人注意的就是對於希特勒恐懼者以下層階級居多，上層階級為少。即：

- 週俸四十美元以上者 五五%
- 週俸二十——四十美者 六三%
- 週俸二十美元以下 六八%
- 十月以後，美國之輿論更起變化，即參戰論者尤見減少。

應否對德宣戰而出動陸海軍

應	一六%	五
不	八四%	九五%

歐戰勃發後一個月美國之輿論，反對參戰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五之絕對多數。當該協會以人種區別加以調查時，除波蘭系美人主張參戰占一一以外，其他無人種區別者幾完全反對參戰。

然而此是在歐洲戰爭之場合，若戰爭波及美大陸時，美國是否應再袖手旁觀？該協會則分三區域調查論與，得到如次有趣味之結果：

- 一、當加拿大破歐洲一國侵略時 應加援助 七二%
- 美國應否以海陸軍加以援助 不應援助 二七%
- 二、巴拿馬運河一千五百海里以內之地域被侵略時 應加援助 七二%
- 不應援助 二八%
- 三、巴西智利及其他南美國家被侵略時 應加援助 五三%
- 不應援助 四七%

(六)

看了以上之數年後，吾人之感想是美國人民之參戰情緒日冷一日乃係顯著的事實，去年聖誕節時參戰之熱潮可說達到最高點，及至本年四月已降為二對一之比，九月復降為八對一之比，最近乃降至二十對一之比矣。所以對於輿論之動向感覺極為敏捷之羅斯福總統，採取指導國內使之走向不參戰之方向政策亦甚明顯。以今日之大勢言，或可認為美國對於歐洲戰爭不致參加武力吧！此點英法之政治家提早已明瞭。

然則美國國民為何如此反對參戰？吾人一窺美國國內輿論代表之意見即可明白。今年八月之 The American Magazine 所載胡佛前總統之論文，曾有如此之敘述：

「余在前次歐戰中所嘗之經驗較任何美國人為多，戰時在歐洲從事難民之救濟事業，戰後在美國，以商務長官及大總統之職責，當戰後經營之事業。余所體驗之戰爭滋味，可以「慘酷」二字盡之。

然而美國此次犧牲之結果如何，當威爾遜大總統赴巴黎時，最先所感到的是歐洲政治家之互相憎惡心與不飽之所有欲。今彼等復發生同一之事件矣！此不過是亘數千年之久所實行權力爭奪賭博之一而已，此事吾美國人民實夢想不到者，吾人決不能與彼等一起，加入爭奪之賭博中。彼等對吾等所負之戰債，雖以無財力為由而悉數抹殺之，現在却已持自不認爲可恥之四十億元投資於吾國之事業！援助民主主義國家而參戰乃毫無理由，因彼輩決無失敗之憂慮，又吾等若加入戰爭，可稱因無敵盟全體主義國，然而結局吾美國在戰後亦有變爲全體主義國之危險；吾等決不送吾等青年於此次之戰爭」。

在大體上此可代表美國一般人民之意見，但世界情勢之轉變難定，將來如何雖難盡測，而美國人民不願戰爭則事實明甚。（譯自中央公論十二月號）

# 德國之戰時經濟

一匡譯

工業生產正依照嚴格次序表完全的調整。戰爭之供給第一要有原料，第二是出口貨，第三是資本，第四是消費物。現在，還沒有大規模的軍事戰爭時，出口貨之生產，其重要與軍需材料之生產同。德國於準備此次大戰時曾以與歐洲中立國增進貿易為目的。下表可以表明這種趨勢。

國家	德國輸入之百分比	德國輸出之百分比
全歐洲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八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八
東南歐洲六國 (巴爾幹)	五、四、三	五、四、五
三波羅地海岸國	四、七、一	一、一、九
四斯塔的那維亞國	一、一、一	一、一、六
荷蘭，比利時，瑞士	七、五、一	一、一、二
意大利	一〇、八	九、一
蘇俄	四、〇	四、五
歐洲中立國總計	四、六	〇、九
	三二、七	三九、二
	三九、二	三九、六
	五〇、七	五〇、七

這樣使戰時貿易安全的途徑，是很清楚的沒有，顯着的成功，並且德國現在的全圖是正盡量加快與盡量發展這種安全的進行。這便是德國與各中立國談話之目的。

## 與中立國貿易

德蘇貿易協定之細目現在仍在討論之中，但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匈牙利之貿易交涉，已經成功了。與斯塔的那維亞國家之談話正在進行，但祇有與丹麥之談話結果已公布。蘇俄與愛斯尼亞之貿易協定提議愛斯尼亞之農產出口貨，如牛奶，黃油，卵等之大部分將售與蘇俄。

十月初決定之與羅馬尼亞新貿易協定，規定增加德國對羅之煤炭輸出從二萬二千噸到六萬六千噸。羅馬尼亞已承認增加她對德國之穀物輸出，定為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為八十萬噸。據報告已有二十萬噸玉蜀黍開始交貨。羅馬尼亞對德國之石油輸出，在一九三九年前八個月中總量已達九十五萬四千七百八十八噸，或羅馬尼亞石油輸出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一又點八，將常保持這樣水準。

與南斯拉夫之談話沒有多大成功。德南間之貿易大約將失敗。南斯拉夫對德之鹽基石輸出已不能再由海運而減低。對保加利亞交涉之結論僅保加利亞，水菓和蔬菜輸出將要增加，並且為了由多腦河運輸這些出口貨已作特別準備，這實因由鐵路運輸太困難。

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德國已經成功了。匈牙利已允擔任補充南斯拉夫不能輸出之缺欠，供給充足之鹽基石。匈牙利輸出之小麥與豬，在九月中已大大的增加了，且並在德國南方將供給更多的工業品，如人造絲，汽車及煤是。補充匈牙利價從波蘭取得之輸入有許多困難。波蘭將仍供給匈牙利以煤炭，但匈牙利將從南斯拉夫購鋅及亞麻。同時，匈牙利計劃設一新的鋁工廠，並且在大戰中大約將投資於更快的工業。

至於在希臘和土耳其，於此次大戰開始後德國的對外貿易便已蒙受損失。土耳其對德國貿易實際上已停止了，但在納粹黨希望，東南歐諸國之資源，可以為德國作重大的發展。在上次大戰時，德國人於九個月間在羅馬尼亞開掘了四萬噸鎳礦，德國鎳礦輸入之總額在一九三八年達到十七萬六千噸。南斯拉夫之銅工業也可以再加發展。雖然如此，這些和其他中立國之全部工業用原料也不能代替從海外諸國來的輸入。例如，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則祇能供給食品和木材。



丹麥將繼續對德輸出價值和開戰以前相等之活性膏、黃油、豬油、魚和卵。德國從瑞典之輸入之百分之五十為鐵礦。九月份瑞典鐵礦輸出總額達到八十一萬五千噸，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份則有八十九萬四千噸。這個數字表示，去德國之船運貨物已由大西洋之那維克港（Narvik）轉向波羅的海之魯拉港（Lübeck）。船運貨物是否仍能繼續保持這樣高的水準確屬疑問，因為魯拉港在一年中約有五個月之結冰期。在上次大戰中，對德輸出之瑞典鐵礦，從一九一三年之六百四十四萬噸降到一九一八年之四百四十六萬噸。

最後是意大利。意大利之輸出輸入，關於德國部份近年來已降至四分之一。現在意大利已有從德國取得特別佣金之先兆。德國代表從大利之路繼續供給巴西以德國工業品，並且似乎是意大利已同意進行一部之德國海外貿易於南美各國，雖則這種辦法是否可能還是疑問。在另一方面，意大利將在巴爾幹諸國之商業中佔最主要部份，尤其是南斯拉夫。意大利已保證南斯拉夫之棉花輸入由美國購買。

從巴爾幹諸國運往德國之貨物已有極大困難。這裏缺乏車輛，特別是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到德國之路綫。羅馬尼亞穀物及石油之運輸。已轉由多瑙河運，但多瑙河上之船舶噸數也極稀少。

現在德國對各中立國之貿易關係可歸納如下：親近的中立國能够供給一大部份德國的食料輸入。他們能供給之最重要的原料是鐵礦、鹽基石，礦物油和木材。他們不能供給德國所需要的鹽基石及礦物油的全部而有餘，並且蘇俄之輸出（其價值是過於誇張）在將來的短時間內是不能估計的消費。

加以，這些輸入必須付出相當的輸出以抵償。現在從各中立國來的消息還沒有說德國已不能執行輸出的定單，並且迄今仍無大規模之軍事戰爭，德國應當能够維持她那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煤、銅、鐵機器及化學品的生產之百分之五十的水準。但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水準已比一九三七年為低，並且當大規模的戰爭開始時，

將使大量的出口貨很快的發生困難。

#### 統制與磨擦

還有這種預兆即先前的工業統制計劃在實行時必須修正，這多半由於獲得汽油之困難。長距離之陸路運輸大都停止，零售商之運輸服務必將切斷，並且私人車輛必將被迫改用瓦斯燃料。木材與紡織品也必大加緊縮。奢侈品之製造已被禁止，並且大多數各種物件均以標準形式生產。

在銀行與財政之統制也加緊。這裏也像在工業上一樣的集中。德意志工業銀行等負責供給當局允許之工業門獲得信用借款。德國馬克之繳銷表示紙幣之流通額及長期公債額（九月三十日）大為增加（不願對收藏之嚴格限制），但在證券則否。銀行存款已大大的減低。據說本年初所發之兩種樣式的稅關稅證券，現在可作債務的担保品。在以前第二種形式的關稅券不能這樣的使用。

技巧工人之缺乏更為顯著，並且根報紙上充滿了招防空技術等類工匠的廣告。雖然如此，各工業之某幾部門中仍有可估計的失業技者。僱主們說他們不能維持他們的僱工於因戰而減少的生意中，並且在戰爭之初對工人給資遣散之禁令，現已弛鬆。

——本文譯自 The Economist。三十七卷五〇一七號。十一月八日燈下——

#### 正誤：

本刊第十六期「英德之經濟戰」一文中六頁下半頁第十七行第十八行兩西字誤為東字，應予更正。

# 時論選輯

## 恐日病與恐華病

(十一月三十日中華日報社論)

至今中國仍在恐懼日本，日本也仍在恐懼中國，這實在是中日和平的最大心理障礙，必須破除的。

日本方面發表近衛聲明，平沼首相與阿部首相發表談話，表示日本必遵循近衛聲明原則。可是中國人民仍然在恐懼，覺得日本不會這樣輕易放棄對華侵略的。其根據的有三點。日本肯這樣客氣，豈不是白打了一仗？沒有這個道理的。二，日本的和平表示與期望，不過是代表閣部與財界，不見得就是軍部的意思，然而日本國策的決定却正在於軍部。三，日本雖然有了放棄侵略的說法，可是還沒有放棄侵略的行爲，恐怕放棄侵略終於不過是說說而已。因其如此，所以日本無論提出什麼建議，平等合作也好，共存共榮也好，中國人民聽來，終是不能放心。

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其所根據的三點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對於這三點的解答是這樣。一，日本放棄侵略，並非由於客氣，乃是由於不得不然。日本可以有兩個選擇：以平等議和而取得中國的合作，日本所能取諸世界者，較之與中國結仇到底，日本所能取諸中國者，要大得多，也穩當得多；何況所能取諸中國者，以中國的繁榮助長日本的繁榮，較之搶劫中國所得，照現在的情勢看來，也是要大得多，穩當得多的。這是第一個選擇。退一步說，即使和平使得日本從中國無所得，從世界也無所得，但只要較之兵連禍結，日損不已。要來得很多些，放棄對華侵略以取得對華和平，還是值得的。這是第二個選擇。

。這第二個選擇只是一個假設，這種假設在已往的歷史上却並不是沒有成立過的，只是引用在這裏，並非說的日本是處在這種不得已的境地了。而只是在邏輯上說明在某種情勢之下，白打了一仗，要放手也還是只好放手的。事實上，日本是在作第一個選擇。日本要的是霸權，霸權在世界安定時期的機能是統治，在世界戰爭時期却是一個強國的生存保障。霸權之於日本，在這次歐戰爆發以前，是爲了發展國勢而尋求，在歐戰爆發之後，却是衛的東西了。日本建立這樣的霸權，以確定對華關係爲前提，能够滅亡中國，當然用不着客氣；能够控制中國，當然也用不着客氣的。可是日本不能够滅亡中國，這一點，兩年多的抗戰已經證明了，不必再說。日本不能够控制中國，中日戰爭後半期日本對國際的交涉也已經證明了。日本要是企圖控制中國，便不能給予中國獨立自主的機會，不能獨立自主的中國必不能擺脫對國際的依賴，繼續與日本保持，到兩敗俱傷爲止。要是日本企圖以控制淪陷區的現成事實爲基礎，從而立中日關係，而不理會蔣介石的偏安現狀。戰爭終於不過是手段，維持戰爭現狀就是一直沒有結果，中日關係一直不能建立，國際資本一直不能取得，日本建立霸權的政治基礎一直不能形成。然而在當前的國際情勢之下，日本已到了需要運用霸權的時候，不能再藉延建立霸權的過程了。這樣子，日本就只能與中國做朋友，以平等合作建立中日關係，更以此中日關係去引致國

際資本開發，日本建立霸權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能出現霸權也到手了。日本方面這種認識，在歐戰爆發前夕，于近衛聲明中已經形成，在歐戰爆發以後，是更迫切，更堅決了，汪先生說過：日本的這種表示，並不是什麼標識，而實實在在是有誠意的。這句說話，原來不是唯心的點望，而是根據事實的。

二，說日本的和平表示與願望不過是代表閣部與財界，不見得就是軍部的意思，這是不對的。日本的和平政策既以霸權為其出發點與歸結點，而在當前險惡的國際形勢下，霸權在世界戰爭當中的自衛的意味，軍部的感覺與關心，是更直接，也更深切的。事實上，軍部正是積極的在支持這種和平政策。更從邏輯上來說，既然把軍部的地位看做如此獨斷獨行，壓倒一切，而把閣部與財界看做不過是軍部的附庸，那麼，財界的和平願望與閣部的和平表示，居然見之於聲明與談話，而且得到御前會議的批准，豈不是軍部所授意的？不然就是軍部在決定國策上變成了毫無地位，這又怎麼說得通？而且，日本究竟是一個現代國家，她的國策是取決於客觀的形勢與要求，而政黨，財界，軍部之勢力消長，在于他們之中那一個最能够把握這種形勢，適應這種要求，以體現國策。我們不能把日本的軍部看成跋扈的軍閥，不知有國，罔識大體的。

三，日本現在還沒有放棄侵略行為，這是事實，但不能因此否定日本的和平誠意。因為放棄侵略行為，只能在和平實現之後。有人以為日本既放棄侵略的誠意，就該即刻撤兵，自動交回陷淪區，這樣子中國一定可以與她議和的。然而這樣子已經是和了，還有什麼可議？我們已經說過，日本有議和的誠意，並不是日本有不議而和的誠意，然而歷史上究竟有的是議和，沒有不議而和的。這本來是極簡單的道理，只有蔣介石之徒纔在利用人民的恐日病，說道：日本必須首先撤兵，中國然後與之議和！

再來看日本方面，日本方面正有許多人對於中國抱着縛虎容易

縱虎難的誠心。他們有兩種想法。一種想法是，讓中國獨立自主，難保她將來不向日本報仇，難保她將來大再投到日本以外的第三國的懷抱裏去，莫明其妙的再和日本打起仗來。另一種想法是，中日之間打過了這一仗至少今後若干年內，大概不會再戰爭的，可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日本現在正難保她自己一定不至於被捲入世界戰爭，日本必須避戰，但也必須備戰，而日本對中國作軍事體制的控製，乃成爲備戰的保證之一。日本不一定怕中國幫同列強再來對她作戰，可是日本想要中國幫同她去對列強作戰，假使到了有這種必要的時候。這樣說來，對於中國的獨立自主，日本現在考慮的，倒不是她捨得捨不得放棄侵略的問題，而是她自身的自衛的問題了。所以日本方面十分誠懇的要求中國方面相信，日本實實在在是有誠意尊重並且扶助中國的獨立自主的，同時又十分誠懇的要求中國方面諒解，日本需要從中國身上找到一個保證，保證中國不再和日本做仇敵，而且和日本做患難朋友。他們以為這種保證，乃是中國獨立自主的交換物，兩者變成相對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就從尊重並扶植中國的獨立自主上頭去找這種保證，却從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這一類名詞裏去找這種保證，弄到他們自己對於這一類名詞的詮釋意見紛紜，使得中國人民眼花撩亂，提心吊膽。

我們認爲，中日做到平等合作，中國必不對日本報仇，日本毋須抓緊中國的；中日做到平等合作，東亞必能避免外來的戰爭，日本也毋須抓緊中國的。

報仇一定要有仇，沒有仇，從何報起？汪先生說得很明白：中日戰爭的結論，應當是以事實消釋兩國之間已往的一切仇恨，而爲永遠的和平，不同普法戰爭的結論，循環報復不已。平沼首相也會對汪先生提到凡爾賽和約之惡果，引爲中日和議性質的鑒戒，其言甚爲誠懇。中日果能如此作成平等合作的和局，中國爲什麼還要對日本報仇呢？歷史上沒有過這樣的前列。不是報仇，而中國再和日本打仗，除非

中國成了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總是不問有仇無仇的。可是中國成爲帝國主義者，這無論在現在，在將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不必說它。中日平等作成和局之後，中國對於日本既然無仇可報，而中國又沒侵略日本的道理，這樣子說是中國將來還會對日本作戰，除非日本對華又有新的侵略行爲，或是中國仍然做着列強的工具。倘若中日平等作成和局之後，日本還是要有新的對華侵略行爲，那還有什麼可說，可是這種想像是有根據的。至就中國來說，能够獨立自主了，而仍然做列強在遠東的工具，這也是不會有的事。中國之所以一直到現在依賴於列強，這是中國的不幸，並非中國願意這樣做。我們可以這樣說，要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國民革命成功，中國早已跳出了半殖民地之苦境，而爲獨立自主的國家，何至於十年之後，中日間關於華北的問題還與訴之於倫敦談判？何至於因爲日倫敦談判破裂，就變爲中日國交破裂？更何至於中日打仗打到現在，可以和平了，中國要掙脫列強的影響而以獨立自主的意志與日本議和，都有這樣的艱難？要是日本早就明白這一層，她應當不會攪濟南慘案那一套的。要把中國從列強的支配下解放出來，假使於中國自發的革命，較之假手於日本用戰爭來把中國從列強的支配之下強力的拉開，結果無疑的要好得多。因爲問題不在第三國在遠東的支配力量如何，而在於中國的抵抗力量如何。經過這次戰爭，第三國在華勢力雖然降低了下去，但是如果中國獨立自主的力量也因日本方面的打擊而更降低下去，則中國仍將不能抵抗列強之支配，而且在此種情勢之下，中國將寧願繼續受列強之支配，而不甘去受日本之支配，這樣說來固然痛心，然而事實一定會如此的。所以日本的政治家應當明白，只有不妨礙助而援助中國民族革命繼續完成，日本纔能得到中國做她的朋友。

中國與其被日本造成傀儡，寧願被日本看我成仇敵，而中國的愛國者，其所努力的乃是和日本做朋友。日本方面或許有人存着這種心理，即日本不是不願意和中國做朋友，而是怕敢和中國做朋友。他們看到過去日本容許並且幫忙「冀東自治政府」練兵，結果來了通州屠

殺日人的慘案，這樣的例子，戰爭以來在淪陷區還可以舉出好幾個，因此他們很怕中國有力量，這種論據，完全是錯誤的。日本對於「冀東自治政府」反淪陷區的某種容忍與幫忙，根本缺乏做朋友的前提，所以做來不自然，而且只有出毛病。日本對於中國，如果是這樣考慮：讓奴隸得到武器，他會不會犯上呢？我們可以代她解答，一定要犯上的。如果日本考慮的是：讓朋友得到武器，他會不會犯上呢？我們可以代她解答，一定不犯上，因爲無上可犯，也無仇可報。如果日本是這樣考慮：和中國打了一仗，算是施威，對中國客氣，算是施恩，恩之並施，中日親善乃有保障，那麼我們要告訴她，這是腳下的術數，這是仍然把中國當作殖民地看待爲前提的。對中國恩威並施能否妥當的問題，已經不是原來的問題，即和中國做朋友是否靠得住的問題了。

以上我們把日本尊重並且援助中國的獨立自主，此後兩國之間不會再有戰爭的問題解答清楚了，現在再來解答第二個問題，即中日之間雖然不會再有戰爭，然而日本萬一牽入世界戰爭的漩渦，要想到中國援助她對第三國作戰，是否應當預先把中國置於軍事體制的統率之下，以備萬一？我們認爲，這個問題是不成立的，因爲日本根本可以不至於牽入世界戰爭，除非是日本自己願意牽入，牽入世界戰爭是日本的自願，而日本自己願，那是沒得說了。這裏只是要說明，只要日本不願意牽入世界戰爭，她就一定可以不牽入的道理。第三國與遠東最有關係的是英美，然而英國在遠東作斷然行動的據點是在消失中！而且可以說是消失了，美國在遠東作斷然行動的據點則沒有建立，她們要對日本挑戰，是不可能的。她們只能消極的妨礙與不合作，那麼，日本爲要打破這種消極的妨礙與不合作，是否會因此被逼牽入世界戰爭呢？其解答是：中日果能平等合作，英美便沒有根據來妨礙或不合作的。義大利想開發阿比西尼亞，英國不予以合作，而西班牙的既成事實，則美國迄未予以承認，這種例子是無可援引的，因爲遠東問題的討論，是以中日平等合作做出發點的。既然以中日平等合作爲出發點，獨立自主的中國便不再是列強爭奪的對象，不再是殖民地再分割戰爭的因素之一，所以我們常常說，中日平等合作可以引致遠東對英美關係的調整。走向調整，列強的妨礙與不合作，當然可以改變過來的。退一步說，假使中日平等合作，而列強對之仍然

有一個時期要加以消極的妨礙與不合作，日本也沒有因此而被逼牽入世界戰爭的理由。義大利在地中海方面，雖然受到英美消極的妨礙與不合作，然而義大利並不因此而走向決裂，却是採取忍耐的態度，以待時機到來，可以用外交手腕打破此種消極的妨礙與不合作，現在果然大有進步了。何況日本有中國做她有力的朋友，在共同努力復興東亞的過程當中，不得已而採取忍耐，以待有利的外交時機，做到遠東對英美關係的調整，這個工作豈不是更偉大，更有把握嗎？英日或美日之間既無戰爭的危機，日蘇之間是否有戰爭的危機呢？也沒有。日蘇作戰，除非日本加入英美的合縱連橫，這是不可能的。蘇俄對日挑戰，除非蘇俄是與德國決裂了，而且，即使與德國決裂，蘇俄也不會對日挑戰的。

若說戰爭之來往往不可逆料，中日之戰就是陰錯陽差打起來的，你又怎能担保日本和第三國之間的戰爭一定可以免避呢？既然如此，有備無患，日本能够以軍事體制牽制中國，還是以軍事體制牽制中國為妙。其實這種擔心也是無根據的。歷史上，戰爭不會爆發，并不是或然性的，只有戰爭的爆發日期是或然性的。即以中日戰爭為例，日本對華一貫的行使侵略，其所爭執，已越過中日間一般外交談判之性質，而為日本與第三國之間關於遠東的霸權問題，解決霸權問題，只有經過戰爭，無論在歐洲在遠東都是如此。因為中國是第三國的依賴者，遠東爭奪霸權的戰爭將首先採取中日戰爭的形式而爆發，有如德捷戰爭，這是毫不值得奇怪的。又因為世界戰爭乃是世界霸權的爭奪，而世界霸權之基地在歐洲，遠東霸權則不過世界霸權的分枝，故中日戰爭之性質雖同德捷戰爭，但中日戰爭之波動範圍則比德捷戰爭要小，沒有因此而引起第三國對日本的戰爭，這也是毫不值得奇怪的。再以歐洲為例，義阿戰爭何以不引起歐戰？因為義大利的地位不比德國，沒有資格發動世界戰爭，英法也就不把義阿戰爭看得嚴重。西班牙戰爭何以不引起歐戰？因為義大利參加西班牙戰爭的部份，英法把它看做不過是義阿戰爭之續，而德國參加西班牙戰爭的部份，又因為德國由西班牙戰爭走上世界戰爭的行動條件並沒有具備，德國的地位雖比義大利的地位要嚴重得多，德國參加西班牙戰爭這件事，較之義大利參加西班牙戰爭，却并不更嚴重些，如由西班牙戰爭中德國并不比義大利有更多的行動表現，更大的政治遠景，就可以明白看出。

德國兼併奧國為什麼不引起歐戰，甚至連德奧戰爭都沒有呢？因為那時蘇俄的外交，但德蘇英蘇關係之如何形成，對於世界戰爭的爆發機會及爆發形式，却具有決定的作用的。至於奧國，以其依賴者的身份，或戰或降，是和一切依賴者一樣不能自主的，她向來依賴的是義大利，墨索里尼和布特勒以電話商洛安當之後，奧國便人却了抗戰的依據，投降了，德捷戰爭何引起了歐戰呢？因為那時候德蘇關係已經形成，歐戰的爆發機會便來到了。這樣看來，戰爭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或然的東西。以上一段說話，并不是事後的聰明，我們在本報香港南華日報社評上，關於義阿戰爭，西班牙戰爭，中日戰爭，德奧事變，德捷戰爭的前夕及其當時，都已先期這樣推斷過，可以覆按的。

這樣子我們拿事實與理論的根據，推斷了日本必不至於牽入世界戰爭，也不會陰錯陽差牽入世界戰爭的，除非日本自己願牽入，然而日本又是決不願意牽入的。日本既然不必因此擔心，她就無須畫蛇添足，把中國放在她的軍事體制的統率之下，以為備戰的保證，畫蛇添足不但不是必要，而且一定自討麻煩。日本試自想想，何以日本不能不放棄對華經濟獨佔的念頭，豈不是因為國際的形勢不許可她這樣子幹，戰爭以來日本對英對美的談判已告訴了她是不能這樣子幹的嗎？對華作軍事體制的統率，較之經濟獨佔何如？當然要嚴重到無數倍，這又怎麼幹得通呢？這種觀念倘若不祛除，中國的獨立自主又那裏談得到？獨立自主的中國，必不以日本為假想敵，但必不跟着日本去打這個，打那個，而並日本自己就沒有對第三國作戰的必要或不得已。如此，則以軍事體制統率中國之舉，即為無用，徒然有害於中日關係的調整，及對英美關係的調整而已。日本明白了這一點，駐兵問題就簡單得許多，很容易商量，而撤兵則不過是手續問題而已。否則，要是日本方面存着軍事體制統率中國的念頭，則中方面必然要達權駐兵問題會越過防共問題的範圍，而撤兵問題會為變相的駐兵問題。

中國恐懼日本，便不敢與日本講和，中國的政治家與知識界應當負責對中國民眾解說這種恐懼病是要不得的。日本恐懼中國，便會損害日本的和平誠意，日本的政治家與知識界應當負責對日本民眾解說這種恐懼病是要不得的。中日兩國不必互相恐懼，却是應當互相信任，在平等合作的前提下來做朋友，必然是彼此都可以靠得住的。





##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日十二月二日至八日)

國內

我們曾一再說明，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如期其能實現和平目的，擔當建國責任，須是改組後的政府是強有力的政府，是獨立自主的政府。這個獨立自主強而有力的新政府的成立與隱固，固然有賴於友邦的誠意合作，國際的協助，最要緊的還是靠我們自己，仗恃我們中國民衆的努力。天助自助者，只要我們自己作的好，作的有力量，還怕什麼和平不能實現，國家不能復興，國際的援助不能獲得呢？

我們爲的挽救國家的危亡，維護民族的生存，曾不惜犧牲一切從事於民族解放的鬥爭。鬥爭的辦法，先前的抗戰，現在是主和，抗戰，主和都是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的手段。在抗戰時，全中國的民衆，盡其所能，罄其所有，以從事於血的戰爭，爲的是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在以和平達到維護國家民族之存在的任務時，我們也是這樣，不避一切危險，甘冒一切困難，期圖以和平的方法達到抗戰未能完成的目的。我們只要有這種決心，國家總可因我們的努力而獲救的。一個人爲救護自己的家室，只要肯拚命，家室尙可賴一個人的努力而得保全，中國四萬萬民衆如果齊心一志的爲保護其祖國，不惜拚命流血，國家也可以因國人的努力而保全的。二年來我們以這種決心從事抗戰，戰爭雖然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已經獲得國際的數量和日本的覺悟了。國際認識中華民族潛在力的偉大，日本知道中國不可以滅亡。國際上由於這種認識，它們才樂予援助中國自求解放的民族運動，日本由於這種覺悟，它們才肯棄戰言和，想用和平的方

法達到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目的。我們過去的努力已經獲得報償，我們現在的努力一定可以獲得未來的酬報，只要我們堅持，只要我們持久，沒有不可以實現的希望，沒有不可以解除的困難。如何堅持，如何持久呢？全靠着力量，全靠着全民族的集中力量。全民族的力量如何集中？如何施用於救國救民族的和平運動呢？這裏要談到集中力量的方法與施用力量的途徑了。集中力量須要有集中力量的中心思想，集中力量須要有力量圍附的最高領袖，集中力量須要有團結力量的嚴密組織，這一些都是困難的問題，可是這一些都是我們已經解決的事實，我們的中心思想是三民主義

及總理全部遺教，我們領導力量集中的領袖有堅苦卓絕的汪先生，我們團結力量的嚴密組織有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的民衆運動。集中力量三大條件完全具備，只待工作者的努力與民衆的實行了。全國民衆爲的救已救國應當毫不遲疑，毫不猶豫的信仰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參加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的活動，隨着我們的最高領袖汪先生全力邁進實現我們的和平目的。

說到實現和平又牽扯到施用力量的問題，怎麼樣施用力量的呢？已有汪先生的艷電及其全部講演作爲我們實現和平的準繩。和平實現後的建國問題有總理的全部遺教作爲依據，這都是施用力量的方法，這都是應用力量的道路。現在既有了集中力量的組織，有了施用力量的道路，全國的民衆們，趕快拿出我們的力量，依照我們的既定方針，追隨着我們的領袖汪先生努力奮鬥。

重慶政府所屬的中央與地方，國共兩黨開鬥爭日益尖銳化。據傳西南各省軍政長官已聯電中央，提出十項要求，要求反共，要求保全自己的勢力。至於反共一項現在已成爲全國一致的要求，國民黨內部

的元老派與少壯派亦反共甚力。教育部長陳立夫會通令各省市學校取締共黨活動，解聘與共黨有關的教職員，因此引起毛澤東的責難，電重慶政府嚴詞質問。行政院改組後，各部原班未動，原因是逐鹿者多，當局無法分配。前些天盛傳宋子文將出任財政部長，其實宋氏的本意則在爭奪行政院長一職，甫由國外胡玩回來的孫科，亦活動行政院長，想重溫行長院長的美夢。蔣系人物不滿孫科的胡鬧，孫派便籍拉籍在野黨以自重。

國際

**英法對德的戰爭，仍限於海上的封鎖，水雷潛艇的活動及少數飛機的偵察騷擾。這樣的三個世界巨強的戰爭，到不若蘇聯侵略芬蘭的熱鬧。** 蘇聯製造口實，侵略芬蘭，惹起世界的笑罵，蘇聯一方面強自辯解，一方面動員其所有的力量，飛機千餘架，海軍，陸軍全出動了，還打不下一個芬蘭，而且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的損失。芬蘭除悉力抵禦外，一方面改組內閣，用意在避免芬蘭京城之毀滅，並與莫斯科進行談判。蘇聯軍隊使用慘無人道之作戰手段，用海軍炮轟芬京，用五百架飛機投擲焚燒炸彈炸芬京，弄得大好芬京，只落得一片火光。蘇聯用極大的力量，急切打不下芬蘭京城，便抄襲一切侵略者的故技，在佔領區中樹立傀儡政府，據莫斯科電傳，芬蘭已在蘇聯佔領之特里育基城成立「人民政府」，其重要閣員為總理兼外長孔辛寧，協理兼財長羅森堡等。新成立之政府為「芬蘭民主共和國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部長多為極左派及曾經參加兵變之芬蘭軍人。新政府成立後向人民發出通告：(一)勸芬蘭人起而反抗芬京之專制者與嗜戰者，(二)請蘇聯軍隊助其成就此項工作，(三)宣布民主軍政府成立。芬蘭人民政府的主席及外長孔辛寧以正式文件致蘇聯最高議會主席團，聲明芬蘭人民政府已經成立，並建議成立蘇聯與芬蘭自治共和國之外交關係，蘇聯最高主席團當即承認新政府並樹立外交關係，自己製造，蘇聯自身為之，共產黨應該怎麼罵它呢？芬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公

然發表文告，說明蘇聯可憑以立即停戰議和之基礎如下：(一)民主主義人民政府之構成，(二)蘇芬條約之締結，(三)芬蘭國家與芬蘭經濟生活構造中之某種變更，但非芬蘭赤化之謂。只按照這短短的三項而言，(一)(三)兩項是蘇聯干涉芬蘭之內政，(二)項是蘇聯威逼芬蘭締結城下之盟。蘇聯快要滅亡芬蘭國家，芬蘭的共產黨也助紂為虐的自滅其祖國，共產黨人們你們還有絲毫國家觀念嗎？還有絲毫正義麼？蘇聯政府於承認人民政府之後即拒絕與芬京的合法政府進行談判，為的是芬京的政府堅持維護其領土主權之完整，不受蘇聯的支配。蘇聯與人民政府的外長在莫斯科進行的談判已於本月二日結束，兩國定立互助及友好條約，蘇聯將所屬卡萊里亞境內卡萊里亞族人口最多之各區域面積共約七萬方公里讓與芬蘭民主共和國，芬蘭對卡萊里亞地峽方面國界由列寧格勒向北界移，而以面積三、九七〇方公里之土地讓與蘇聯，將漢七米島及其四周海面南面及東面米徑五英里，西面及北面各米徑三公里，以及米島東面及南面各島嶼，全部租與蘇聯三十年，傳蘇聯得設海軍根據地，將芬蘭所有芬蘭島內之島嶼多處賣與蘇聯。條約有效期間二十年，將文件與蘇聯短期內交還。蘇聯以大批兵艦及以其自造的政府承認的條件，當然是與蘇聯斷絕國交的傳說。蘇聯此種惡毒辦法，引起全世界的咒罵，美國甚至與蘇聯斷絕國交的傳說。

芬蘭是個小國，抵不住蘇聯的壓迫，已向國聯申請，要求儘速開會，解決蘇芬爭端。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已接受芬蘭要求，定於本月九日開行政院大會，本月十一日開國聯大會。各會員國均接受國聯的通告，準備赴會，惟蘇聯強詞奪理，認為蘇芬爭端業經蘇聯與芬蘭人民政府解決，拒絕出席大會。我們問共產黨有什麼信義？從前他們罵國聯，蘇聯加入國聯後，他們又捧國聯，蘇聯更以支持國聯的台柱自居。事臨到蘇聯自己頭上。嗚呼蘇聯的道德！共產黨的信義。日本野村外相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最近對於調整日美關係，又舉行多次談話，結果如何，尚未公佈。日美商約將滿期，野村又是以改善日美關係上的台，日美關係改善不了，衆料野村或將去職也。